



吾城，放不下的羁绊，  
吾乡，离不了的惆怅。

# 吾城·吾乡

## 岛歌

文\_ 廖锦梅（本刊特约记者）

涠洲岛像一枚种子植于我内心深处，会随着四季变迁发芽、开花、结果、落叶，就如同身边最直接的气温变化，冷暖自知，相互温润。我以为故乡从此活在了自己心中，却发现根本无法阻止思念。

儿时记忆中的涠洲岛是沉寂而躁动的，沉寂是因为入夜之后的岛屿仿佛沉睡的年迈老人，鼻息缓和且微弱，像不会再醒来一样。那个时候家家户户都备有煤油灯，那柔软的微弱光点映射在墙壁上，像在演一出皮影戏。家人大抵会围坐在一起消遣时光，用以缓解一天劳作带来的疲倦。当时的促膝长谈传递了家庭成员之间最直接的关怀与温暖，这些片段陪伴我走过千山万水，支撑着我背井离乡的日子。





躁动是因为台风是小岛的常客，这“不速之客”在通宵狂欢之后依旧恋恋不舍，我们会被告知做好一切预防应对措施。暴雨大风可以把树木连根拔起，也可以吹倒简陋的棚房，起初年少不谙世事觉得台风天气刺激好玩，并不理解父母在雨夜里严峻的神色。

如果记忆有气味，涠洲岛除了有浓浓的海咸味，还有香蕉和菠萝蜜成熟后的馥郁。小岛气温炎热、光照强，种植的香蕉品质、味道都不错，岛民种植的香蕉布满了小岛的角落，成熟季节里到处是香蕉的芳香气味，那些乙酸乙酯随风萦绕，使小岛笼罩在一种莫名的温暖之中。我和小伙伴会去隔壁山坡上的大叔家敲成熟的菠萝蜜，我们心急得等不及去搬梯子，便直接拿竹竿捅，在欢呼声中果实落地砸裂，迸发出甜腻的香气。

天然的果香是小岛浑然天成的气息，远处海浪的回声仿佛在响应我们的呐喊，日子似乎被拉得无限长。

当环岛小路上仍然有缓慢行走的牛车时，当每个滩涂还没有他们特别的景区名称时，一群又一群的人从这里离开。接着，一群又一群的游客到来，这些新鲜的面孔为这里带来了活力，而此时的我已经奔赴异地念书，我所听闻的变化都来源于电话那一头父母亲的描述。

曾经年少轻狂，一味认为最好的永远在远方，光阴如梭，大学毕业仓皇就业，如今在偌大的城市里侥幸有一处安身之所。偶尔回小岛去，和游客挤在同一搜客船上于海上行进。

涠洲岛的故事越写越长，今日的小岛日新月异，登岛的游客一批又一批，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，人们也不用把生计全部系于船桅。父母在屋后的空地种上了简单的蔬菜和瓜果，总是把新出现的事物迫不及待地告诉我，就像儿时的我敲掉最成熟的菠萝蜜时那样兴奋。🏠